



ALIEN INTRUDER

异种入侵

王晋康 等著

ALLEN
INTRUDER

异种入侵

科学出版社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种入侵/王晋康等著.—北京: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2017.6
(虫·科幻中国)

ISBN 978-7-5682-3943-1

I.①异… II.①王… III.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975号

出版发行/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/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编/100081

电话/(010) 68914775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/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

经 销/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/8.75

字 数/186千字

版 次/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/39.80元

责任编辑/孟雯雯

文案编辑/孟雯雯

责任校对/孟祥敬

责任印制/李志强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,本社负责调换

目录

001	大饥之年 “微小恶魔”重现人间 / 张冉
057	拉格朗日坟场 1250 颗氢弹飞向太阳 / 王晋康
107	三色世界 惊人直觉 / 王晋康
163	拉克是条狗 换个视角看世界 / 王晋康
201	树会记得许多事 兽性的人与神性的树 / 阿缺
243	桦树的眼睛 万物有灵 / 赵海虹

张冉 ● 大饥之年
“微小恶魔”重现人间

宝永三年（1706 年）四月七日

日本萨摩藩屋久岛下屋久村

雨下个不停。浅灰色的云幕笼罩着屋久岛山脉，已经连续一个半月看不到屋久岛的最高峰宫之蒲岳，下屋久村的三十三间草房都生出了惨绿的青苔。

数十人聚集在村中央一栋大屋门前，在雨幕中拥挤着，发出低沉的嘟哝声。深红色泥浆淹没他们枯瘦的脚腕，那是用来刷涂墙壁的红色涂壁土的颜色，这个屋久岛山深处的村落正在融化于连绵大雨之中。

透过墙壁上的破洞，能看到两个男人坐在屋子当中。水珠滴滴答答落入火塘，腾起呛人的烟雾。坐在上首的白发老人喉结滚动，将唾液咽进枯涸的喉咙。饥饿感如一只巨手攥住他的胃，抓挠着肝肾，把肠子狠狠揉成一团。他肮脏的脚趾用力抠紧榻榻米，枯黄趾甲刺进草席。

他已经断食整整二十天了。二十天里，他吃下三十八升五合白米，相当于两名精壮武士的饭量，可他还是饿，饿得浑身浮肿，眼睛发黄。再多的米饭都填不饱肚子，唯有味噌和豆腐能带来一丁点儿充实感。

他不住地进食，紧接着呕吐；继续进食，继续呕吐。

下屋久村名主（村长）饭田守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。他需要肉，山猪、牛羊、鸡鸭，充满油脂的肥腻的肉是治疗饿病的唯一药品。然而早在二十多天前，村里就再也找不出任何肉类了，即使治饿病不那么有效的咸鱼干虾也已吃光。全村三十三户，每家每户的米缸都装满了白花花的大米，去年棚田（梯田）丰收，本该让村子安然度过青黄不接时节，可牛头天王在春雨时分降下饿病，使下屋久村陷入一片混沌。

“父亲大人，村寄合（村议会）早已做出决定，他们已经无法等待下去了。”下首正坐的年轻人说。他的身体浮肿胀大，面色焦黄，显然也正在经历难捱的饥饿。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稻盛孝广，下屋久村的百姓代，饭田守的女婿，今天是他断食第十九天。

雨鞭打着屋顶，火塘即将熄灭，屋外突然传来巨响，腐烂的篱笆墙被人们推倒在水中。呻吟声渐近，雨幕里，人影摇摇晃晃走来。

饭田守下定决心，从衣袖中慢慢摸出一柄短刀，说：“这柄肋差是下屋久出身的本乡大人赐给我的宝物，本乡大人是我们七十七万石萨摩藩的总番头（骑兵大将），为人宽厚，一定会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……”

看着老人抽出短刀以白绢擦拭，稻盛孝广忍不住变了脸色，“父亲大人，你要做什么？难道想要自杀吗？我们是农户之身，怎么可以擅自切腹，那可是诛灭全族的罪名！”

“孝广啊……”饭田守翕动嘴唇，以黄疸严重的眼睛望向屋外昏暗的天空，“你还不明白吗？下屋久村已经完了。出去求援的人没有回来，说明所有的桥梁都被洪水冲垮了，通往港口的路也毁掉了，在这场雨停止之前，没人能进来，没人能出去。我活了五十八

岁，从没听说世上有这样的饿病，牛头天王将疫种撒在这里，又用山洪封锁道路，就是要彻底毁掉下屋久啊……可是孝广啊，你想想，若能够将瘟疫同下屋久一起埋掉，对萨摩来说不是最好的事情吗？”

年轻人猛地站了起来，双腿因虚弱而摇摇晃晃，“村子不会毁灭，我们会活下去，撑到岛津大人的援军到来！”

饭田将短刀举起，借昏暗天光凝视刀身的云纹，“这话我在饿病刚发生的时候说过，在吃光肉的时候说过，在村寄合决定开始吃人的时候也说过。孝广，外面那些人已经不再是人了，而是食人的鬼，我们都是食人的鬼。每天吃掉一个人，这是恶鬼的行径，就算神佛也不会原谅的……夕子是柔弱的女人，甘愿为村子牺牲，成为大家的食粮；可是朝子才刚八岁，无论如何我也没办法……”

稻盛提高音量：“固然朝子是我的亲女儿，可作为百姓代，我必须听从村寄合的决定！父亲大人，你把朝子交出来吧，别让饭田家蒙羞！”

“嗤——”饭田浮肿的脸突然挤出一丝笑纹，老人回答道：“你没有吃夕子，我很感谢你，可你终究会吃人的，不是朝子，就是其他人，变成外面那样的恶鬼……你找不到朝子的。你的眼神已经变了，只要我一倒下，你就会撕下我的皮肉，喝光我的血啊！稻盛，朝子已经走了，她会带灾祸带走，将一切终结……”

这时雷声从天际滚过，闪电照亮山峡间的孤村，下屋久村第十二代名主饭田守，猛力将冰凉的短刃刺入自己的左腹，慢慢向右横拉，刀刃切裂胃肠的感觉并未缓解蚀骨的饥饿。“本该拿锄头的手，看来还是不适合拿刀啊……”老人喃喃自语，“杀死夕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干脆，要死很久的样子吧。稻盛，你能当我的介错人吗？……这听起来真像武士说的话啊。”说完，他头一歪，断了气。

“父亲大人！”

鲜血的气味芬芳四溢，稻盛孝广终于屈服于腹中的恶鬼。他扑向自己的岳父，牙齿映出雪白的光。那么多日夜的忍耐，只是因为对父亲大人的尊敬，如今表达敬意的办法，就是将对方的身体当成治病的良药。

村民们拥进大屋，浮肿的、恶臭的、如鬼一般的村民，人群将尸身淹没。外面的人开始啃噬同伴的肢体，呻吟声与咀嚼声在雨声中显得含混不清。

屋外的水流急促起来，红色泥浆冲走浮土，使地下草草掩埋的数十具骨骸显露出来。河水开始泛滥，在山腰用以分流溪水的堤坝旁，一个小女孩正用木棍吃力地翘起闸门。她不明白妈妈究竟去了哪里，也不知道宁静的村子为何变了模样，她只知道自己小小的身体里还有一丝力气，足够完成外公给予她的最后指令。

“嘿呀……”朝子撬开闸门，蜷缩身体，把怀中的东西护卫起来。

堤坝崩溃，洪水到来。来自宫之蒲岳的洪流轰鸣而下，将山石、树木、泥土与小小的村庄一同吞噬。短短几分钟内，泥石流就彻底改变了山谷的模样。

印有萨摩藩大名岛津家十字丸纹章的船帆在风中飘摆，一位武士站在船头远眺，看到黑沉沉的雨帽覆盖下，屋久岛的绿色山脉正在流淌。

“山崩了……”武士摇摇头，叹息道，“返回鹿儿岛吧，下屋久已经完了。”说出这句话时，他的眼角挤出一颗泪珠，那是他对故乡最后的惦念。

2012 年 12 月 20 日

美国内华达州提卡布山谷无名农场主宅起居室

“5, 4, 3, 2, 1——”顾铁瞅着腕表读出数字, “现在是 2012 年 12 月 21 日了, 同志们。”

屋里的四个人一齐扭头望向屋角的座钟, 时针指向午夜十二点, 自鸣钟咚咚敲响。人们屏住呼吸, 静静等待了一会儿,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壁炉内的火焰噼啪跳动, 老式电唱机上有黑胶唱片在噓噓空转。有人手中的酒杯倾斜了, 琥珀色的酒液沿着杯壁流下, 无声地坠入羊毛地毯。

“又一个世界末日!”长着一头浓密黑发的中国人倒在摇椅中, 有气无力地摊开双手, “从 1999 年到现在, 我们已经度过多少个这种狗屁世界末日了? 无聊, 无聊!”

有人将悬空的唱针复位, Billie Holiday 的歌声再度响了起来。

“玛雅人的历法同样令人失望啊, 铁。那么该下一个故事了, 我们每年只聚会一次, 除了例行的世界末日妄想之外, 总该有点儿新鲜话题吧……浅田, 该你了。”一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印第安女人转过身说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。”开口的是端坐在沙发上的中年日本人, 这人皮肤黝黑, 神情阴郁, 看起来不大像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。

顾铁嘟囔道: “老兄, 拿出点儿奉献精神来吧, 难道一年之中就没遇到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吗?”

“没有。”名叫浅田的日本人生硬地答道, “我是个杀手, 一年来只杀人而已。”

“当然，杀手……”屋里的几个人同时举起杯，喝了一口酒。这个穷极无聊的沙龙有且仅有四名成员，成立十六年来，只聚会过十六次。四个人的国籍、职业和教育背景完全不同，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，是90年代中期刚刚兴起的网络留言板上一场有关生存意义的大讨论，哲学问题是没有最优解的，思维碰撞的结果是漫长而丑陋的论战，而在这场论战当中，四个陌生人发觉了彼此身上某种共性的东西，决定成立一个小小的讨论组，那就是这个沙龙的前身。

这个沙龙是松散的，成员之间基本互不联系，只在每年例行的聚会当中分享故事，彻夜长谈。今年的召集人是顾铁，他是中国北京一家投资基金的管理人，对未知事物有着超常的好奇和敬畏之心，带来的话题总是有关反进化论、反人类沙文主义和末日审判的激进观点。而此刻该讲故事的，是日本人浅田，没人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，也没人知道他的职业，浅田总是用那种故作深沉的语气说自己是一个杀手，这成了沙龙的一个例行娱乐项目，每当“杀手”二字出现，大家就要笑饮一杯酒——谁都知道真正的杀手是不可能承认自己是杀手的，所以这只是个玩笑而已。

“离天亮还早着呢，总得聊点什么吧？”坐在唱机旁的人说。这个年纪四十岁的女人是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人类学家，名叫祖尔·科曼彻。

日本人闷闷地喝下杯中酒，“好吧，一个月前，我得到了一件东西，我不太明白它究竟是什么，或许你们能找到答案。”他从灰色外套的内兜中取出一个布袋，解开绳结，将里面的东西倒在咖啡桌上，“三十三天前，我在鹿儿岛县出差，负责接洽的客户是早稻田大学考古研究所的教授，他在鹿儿岛外海的屋久岛上进行考古发掘工作，那里新发现了绳文时期的建筑遗迹。这件东西从他手中得来，似乎

对他很重要。我把它当作战利品——不，纪念品留了下来。”

祖尔说：“绳文时期是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后期，南九州绳文遗址多有发现，基本上是距今九千五百年前的小村落遗迹。”说着话，她拿起桌上的物件端详着，“这可不是什么绳文时期的东西，它最多不超过三百年历史。和式的枣木木盒，做工粗糙，并非将军和大名所使用的器物。”

这个不起眼的盒子呈现朱红色，体积与一台游戏主机相仿，接缝处用淡黄色的蜡封闭。浅田点头道：“没错，这是日本幕府时期的东西，当时屋久岛属于萨摩藩管辖，岛上有人居住。在挖掘绳文遗址的时候，考古队发现了一个掩埋于地下的近代村落，根据地方志记载，应该是18世纪初毁于山体滑坡的下屋久村。由于没有得到挖掘许可，考古队并未进行深入发掘，不过在工程机械掘出的坑洞中找到了大量尸骨。这个盒子是早稻田教授私自取得的，没有列入日志当中，我猜想其中一定有着什么不寻常的理由。”

“可以打开吗？”顾铁拿出一柄薄刃的匕首。

“要考虑到毒气和病菌的可能性。”旁边金发碧眼的男人提醒道，随即耸耸肩，“仅仅是提醒而已。”这个英俊的北欧人是沙龙的第四位成员，芬兰医药集团公司IDD的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·拉尔森，目前在美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高等级病毒实验室的组建工作。

“那我打开了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。”顾铁催促道，“浅田你接着说。”

刀刃沿着盒子的缝隙刺入一翘，蜡封被破坏，中国人轻轻抽出盒盖，向里面看了一眼，“咦，还有一个盒子。”

日式木盒里装着另一个黑漆漆的木盒，除此之外空无一物。祖

尔脸上掠过惊疑之色，将黑色小盒捧在手心，“奇怪，这是中式的红酸枝机关盒，用料相当考究，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中国明朝所造。这种机关盒由能工巧匠订制，每只盒子由数十个木块榫卯拼接而成，必须按照特定顺序才能组装起来；而开启的时候，也必须按照特定顺序抽出相应木块才行，否则榫卯会越咬越紧。瞧，盒子表面还用黑色的火漆刷过，所以变成这种颜色，火漆中的虫胶经过数百年时间胶结干燥，已经把机关盒彻底黏成一个整体了。”

这时屋中的人都聚集在咖啡桌前，好奇地端详着黑色机关盒。顾铁一副心痒难耐的表情，“能打开吗？日本盒子套中国盒子，里面没准儿还有个埃及盒子呢？”

“以现代技术对盒子进行扫描，把结构中的每一块木片还原为三维模型，就可以找到开启的顺序。”祖尔有点儿犹豫，“可是这盒子已经无法正常开启了，恐怕只能切割开来。”

浅田给自己杯中倒满酒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我的客户——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先生留下了一份工作日志，其中有对那几十具骸骨的描述：绝大多数骨骼有噬咬的痕迹，留下齿痕的并非兽类，而是人类，下屋久村遗址毫无疑问是一出食人惨剧的现场。这一发现能够颠覆日本人长久以来自我标榜的国民品格，除了斯特拉·马力斯大学橄榄球队事件以外，还未曾有过如此确凿的证据证明文明社会中的群体性食人事件存在。”

“吃人？”安德鲁·拉尔森倾斜身子，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，“洞穴奇案是最著名的法学、哲学问题之一，看来今年浅田带来了一个好故事。这盒子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”

日本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教授先生应该已做出某种

程度的推断，不过他并没发表研究成果，他只提到这个盒子是在一具矮小的女性尸骨身旁发现的，那具骨骼表面并没有啃噬痕迹。在萨摩藩的地方志中，下屋久村是被罕见的大雨隔绝交通近两个月之后，才被泥石流摧毁，两个月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这谁都不知道。”

顾铁挑起眉毛，“那还等什么？”他抓起盒子站了起来，“X光照相，确保里面的东西不被伤害，然后用锯子锯开它，我们的地下基地有这些设备。”

“这种机关盒一般用于保存非常重要的资料、信物和贵重物品，如此完好的明代红木机关盒是极其罕见的，未开封的更是收藏家眼中的至宝。”祖尔说，“这件东西如果完整地送到苏富比，有超过三十万美元以上的价值。”

“比起人类的好奇心来说，三十万美元一点儿都不贵。对吧？”中国人如此作答。

四个人起身离开温暖舒适的客厅，沿隐秘的螺旋楼梯降至地下一层，这间大屋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收藏品（一半是与外星人有关的玩意儿，另一半是泡在福尔马林里面的诡异器官），周围四间实验室有着完备的解剖和理化分析设备。

沙龙的成员们走入第四实验室。红木盒子在X射线成像仪上转了几圈，一个立体模型呈现在投影屏幕上，盒子里的东西显出形态——毫不令人意外，那是另一只盒子。

“看起来是金属的。”顾铁挠挠鼻尖，“体积不大，正好将机关盒的内部空间填满，一丝缝隙都没有。”

“不，应该说机关盒就是为了封锁里面的金属盒而制造的，中国古代工匠有能力把硬木工艺品的误差控制在一毫米之内。”祖尔

用手指在模型上画出几道切线，“这台X光机的功率太低了，看不清更里面的东西。应该从正面和两个侧面下锯，将上半部的红木剥离下来，锯路一定要窄，以防伤到金属盒子——这是在破坏艺术品，你们知道的。”

安德鲁·拉尔森微微一笑，“让我来吧，这不会比外科手术更难。”他将盒子捧至旁边的一台仪器上，熟练地键入数据设定参数，将机关盒用夹子固定，按下数控木工机床的启动按钮。嗞嗞……0.3毫米的超薄链锯开始切割木盒，人造金刚石锯齿柔滑地破开坚硬的红木，空气中出现一股微酸的香气。

这时顾铁发言：“历史上有关吃人的纪录是很多的，比如中国史书中就多有记载，大饥之年，易子而食，割肉道殍，灾民为了活命是不顾伦常的……关于人性的讨论先搁一边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不太平常的吃人事件，就发生在制造机关盒的明代。明朝天启二年，贵州一带爆发‘奢安之乱’，彝族头领安邦彦率领大军围困贵阳城三百天，贵州巡抚李樵率军死守城池，城中缺粮，开始吃死人的肉，后来吃活人的肉，再后来连亲人朋友都抓来吃，军队公开贩卖人肉，每斤生肉卖一两银子，等到叛军退走的时候，原本十万户人口的贵阳城只剩下千余人幸存，好几万人被活活吃掉了……这事是《明史》中记载的，听起来更像恐怖小说里的情节，若不是黑纸白字写着，绝对想象不到人类的疯狂能够达到这种程度。”

这耸人听闻的故事使屋子陷入寂静。过了一会儿，祖尔开口说：“这不是我研究的方向，不过在战争中出现的食人事件并不罕见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，波提狄亚人被围困时就以尸体为食，十字军东征时也曾烤食战俘，而《拿破仑传》中多次提到俄国士兵烹食小孩的场景。《圣经·列王纪》说：你在仇敌围困窘迫

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。这说明吃人这件事情在特定条件下是被社会所接受的。”

“阿兹特克文明的献祭仪式中有吃人的环节，当然那主要是宗教意义上的行为。”北欧人说。

“数万人疯狂地大规模彼此相食，这不能仅仅归结于战争的原因吧。”中国人若有所思道，“若说起类似的事件，中国还发生过一回……我突然有点儿不太好的预感。”

这时机床滴滴一响，切割完成了。拉尔森松开滑动卡扣，黑色木片左右倒下，露出下面的金属表面。看到显露出来的东西，几个人同时屏住了呼吸，浅田突然向后退了一步，低声道：“这是一个错误，不应该继续下去了。”

“要有科学求真的精神，浅田。”金发的芬兰人说，“绝不应该就此停下。”

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只金灿灿的长方形金属盒，看起来像镀金制品，可短短半分钟内，其表面就浮现了一层青绿色的锈迹，显然以前是红木机关盒阻止了氧化反应发生，而当金属盒暴露在空气中时，这一反应过程便加速了千万倍。盒子表面雕有人物图案，线条是诡异的暗红色，五个人物分别位于盒子的五个面，五人面目不清，分别手执勺与罐、皮袋与剑、扇、锤、火壶，唯一没有人物的表面则刻着复杂纹饰。肉眼看不到盒子的接缝，看起来完全是一个金属浇铸的整体。

祖尔显得神色凝重，她默默观察金属盒，思考了一小会儿，说道：“这五个人物形象，应该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‘五瘟’，也就是五位瘟疫之神。而纹饰图案代表‘四神’，镇守四方的四大神兽。在中国文化里，这种形式叫做四神镇五瘟，表示降服瘟疫的意思。

我在去年召开的墓葬文化研讨会上见到过类似的壁画，那是在瘟疫死亡者的合葬墓中出现的。”

“越来越有意思了。”顾铁拍了拍手，“根据惯例，不感兴趣的人可以提前退出了，到上面继续喝酒吧，酒柜里还有上好的单麦芽威士忌——我记得是美妙的麦卡伦 30 年。”

浅田一语不发地转身就走。剩下三个人围在工作台旁边互相注视，直到离开者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口，芬兰人说：“继续吧，看来你已经找到什么线索了。”

顾铁将眼神投向那神秘的小盒，“算是吧。这金属盒子是件青铜器，未经氧化的青铜器呈现金黄色，这证明盒子刚一制造出来就被封锁在了外层的机关盒中。只是有一个问题对不上号，看来需要做一个碳 14 鉴定才行。祖尔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四神五瘟的图案应该流行于唐代，而那个朝代正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尾声——这盒子来自唐朝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其他两人异口同声叫道。

2012 年 12 月 21 日

美国内华达州提卡布山谷无名农场地下实验室

“铜盒铸成之后立刻被红木机关盒收纳，因此两只盒子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。明代是最合理的推测吧。”芬兰人说。

祖尔犹豫道：“这只盒子从造型和纹饰来说，确实符合唐代器物的特征。中国自五代十国以后普遍使用黄铜和紫铜，一般只有钟